

瀕危語言復振的策略

危機言語の復興戦略

Strategies of Revitalizing the Endangered Languages

文・圖 | 編輯部

語言復振計畫如何才稱得上是「成功」？有人說：「要讓語言以它的原貌重新回到其語言社區（community）當中，聽起來與僅存的那些口語流利的原使用者幾乎一樣，這樣就叫成功。」但在大部分情況下，若某個語言已嚴重危險，或已經不再有人使用，這個目標就顯得不切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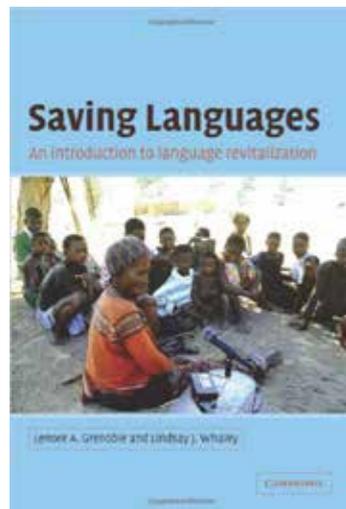
因此，以「是否接近祖先的語言（closeness

to the language of the ancestors）」來衡量計畫成功與否實不妥當。在各式各樣的外語課室教學法唾手可得的今日，各個瀕危語言的族人都為了復振自己的語言，試圖找出可行的方法；而在眾多復振策略當中，無論是否包含課室教學，都一定少不了語言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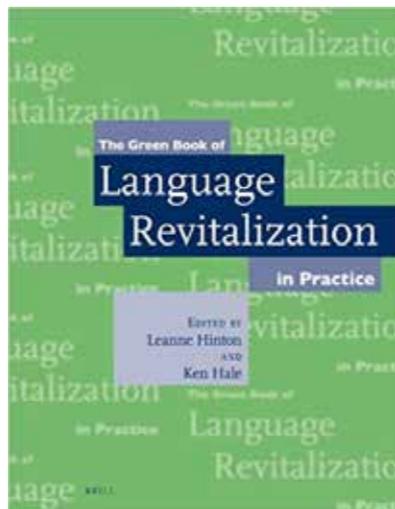
以下將評析3種瀕危語言復振的策略，分別出自學者Zepeda、Grenoble & Whaley、Hinton。

學者的語言復振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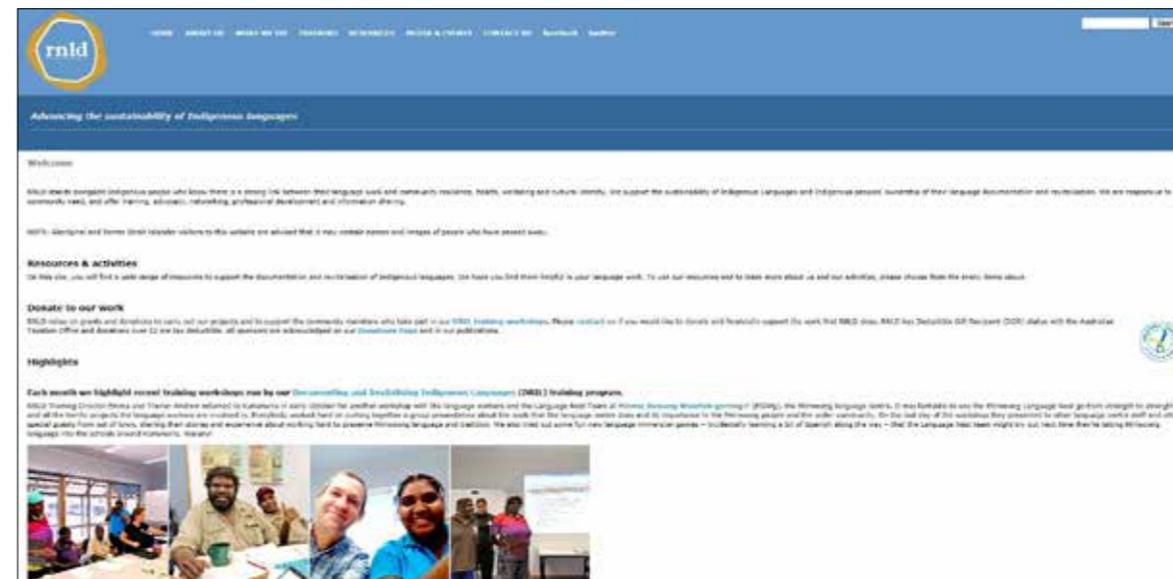
Zepeda的語言復振策略，係由3種方案組成：師徒制、語言文化營（language and culture camps）、沉浸計畫（immersion programs）。不過，Grenoble與Whaley在其著作《復振模式（Models for revitalization）》一章中所列出的清單比較多：完全沉浸計畫、部分沉浸或雙語計畫、視當地語言為二語／「外語」、社群基礎計畫（community-based programs）、師徒制、語言改造模式（language reclamation models）。還有，他們在書中的最後一段留了一



學者Grenoble 與Whaley 合著《Saving Languages》一書，在書中章節〈復振模式（Models for revitalization）〉中列出復振語言策略清單。



提出語言復振師徒制的學者Hinton，關於復振民族語言有另著一本書《The 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



澳洲語言多樣化資源網（The Resource Network for Linguistic Diversity）曾於2012年舉辦訓練會培訓36名、共31個族的族語新傳師，指導澳洲國內所有的師徒團隊。（圖片來源：澳洲語言多樣化資源網頁截圖http://www.rnlid.org/）

個問題：「該記錄還是復振？（documentation or revitalization?）」他們提的最後2個類別涉及了「目標語（target language）只有少數族人甚至沒有人會說」的這類情況。一旦沒有人會說某個語言了，一旦它沉睡（或沉寂、或蟄伏、或死亡）了，語言就需要被「拾回」。

邁阿密語就是一個例子。當時，要讓它復振回來有賴重要的書面資料以及David Costa的專題論文。至於Grenoble與Whaley在最後一個類別標題中提到的問題旨在強調我們應當鉅細靡遺地將屈指可數耆老的語言詳實記錄下來，以使日後的復振進行。

另一位學者Hinton將這些計畫分為3類：學校計畫、成人語言計畫、家庭計畫。然後他又在各項下列舉次類別。

學校計畫之下有：將瀕危語言列入教學科目、雙語教育、教室與校園沉浸、語言及文化、校外學童計畫（children's programs outside the school）。

其次，成人語言計畫下的兩個次類別分別

為：記錄與教材研發、教具開發。

最後，家庭計畫下的兩個次類別分別為：以雙語教養孩童、父母雙語（一個家長，一個語言）。

民族語言復振策略的比較

事實上，這3類學者的清單彼此之間多有重疊，本文所做的概述是建基於Grenoble和Whaley的分類，因為他們的分類清楚而且長度適中，既不像Zepeda的太短、太籠統，也不像Hinton的太長、太難懂。如果口條流利的使用者相當多，完全沉浸法（a total-immersion method）的策略較為適切。那如果耆老所剩不多的話，師徒制則是復振瀕危語言較理想的策略。如果根本找不到使用者了，那唯一的實際做法只剩「語言改造（language reclamation）」了。

完全沉浸的復振策略

首先，先觀察採用完全沉浸的語言復振策略。小孩子正是這樣一邊在單語環境中長大，

一邊學會周遭人所說的語言。小朋友每天從他們的爸爸媽媽、哥哥姊姊、街坊鄰居等到處聽到這個語言。一個小孩才3歲就已經學到很多本地語言的結構和生詞了。小孩普遍比成人還要容易學會一個語言，但相信一定有讀者曾經旅居國外，發現身邊的人全都說著你聽不懂的語言，然後你就在這個從來沒有沉浸過的新環境下自然學會了這個語言。完全沉浸法的目的就是要重現瀕危語言的沉浸環境以讓人學會。

「語言巢計畫」是目前最多人知道的沉浸計畫，其中紐西蘭的毛利語，也是目前以語言巢為復振主力最知名的成功案例。復振夏威夷語的成果僅次於毛利語，這樣驚人的豐碩成果，造就了一批新的孩童從小就說得一口流利的夏威夷語。

語言巢以學齡前孩童為目標，讓教職員每天在幼兒園裡只用他們的族語跟小朋友講話。負責對小朋友們講族語的教職員（通常是長者）不負責照顧孩童，而是由幼兒園老師照顧他們語言以外的需求。這樣，小孩子就一整天都在聽族語、說族語了。直到1985年語言巢計畫引進以前，紐西蘭的毛利語衰退得相當地快。如今，語言巢究竟有多成功早就難以估量了！眾多資料證實，語言巢不只減緩語言流失，根據那些最樂觀的報告顯示，有的甚至停止流失了。有些語言巢畢業生還能夠讀完毛利完全小學及中學呢。Grenoble與Whaley發現，



國家原住民族語言永續研究中心 (National Breath of Life Institute for Indigenous Languages) 也曾舉辦數次工作坊，各方團隊（族語學習者、教師、社運人士）與語言學家組成隊伍（語言學者，協助參加團隊進行研究），共同研討美洲的民族語言資源。（圖片來源：國家原住民族語言永續研究中心網頁截圖 <http://miamioh.edu/myamia-center/breath-of-life/workshops/index.html>）

有相當多瀕危語言都備受啟發而相繼實施語言巢計畫，包括：北美洲的Ojibwe族（Algonquian）、Lakota族（Siouan）、Halq'emeylem族（Salishan）；澳洲的Miriwoong族及Gooniyandi族；Uralic語系在歐洲的Karelian族和Saami族；西伯利亞的Forest Enets族。Grenoble與Whaley還注意到有一個Mohawk語的復振計畫先由語言巢開始，隨著孩子進了小學、中學後，逐漸改以Mohawk語的完全沉浸教育。

沉浸計畫及雙語計畫的成效

Grenoble和Whaley質疑部分沉浸計畫及雙語計畫的效益能有多大，這2類計畫都提倡於學校體系中採「一部分課程以主流語言（dominant language）授課，另一部分課程以瀕危語言授課」方式進行。但是，即使他們不

建議採行這2類計畫，他們仍相信「這大概都是我們一般人最常碰到的模式」吧！另一種模式為「視當地語言為二語／『外語』」模式。這個模式中，大人小孩都是把族語當作第二語言或外國語言在學習的，這個跟美國人在教室裡教歐洲主流語言的方式差不多，只是當目的語換成嚴重受害的瀕危語言之後，能取得的教材也可能十分有限。

社群計畫將整個復振過程搬到教室之外，讓學生在較為自在的環境中，不僅可以學會語言，也可學會文化知識。Grenoble與Whaley發覺這個模式有個課室教學不易達到的優點：「創造使用當地語言的語域」。

師徒制的語言復振策略

師徒制語言學習計畫（The Master/Apprentice Language Learning Program）是1992年由Hinton和他的3個同事所創，原來是用以挽救美國加州許多原住民族語言免於消失。這個方法是在某個語言極度危險、幾乎完全沒有本族語人士存在的情形下，是最管用的。

其做法相當簡單：1個師父（意即口語流利的母語人士，亦即耆老）和1個渴望學習族語的徒弟，兩人1組，每一組師徒團隊各自行動，沒有專人指導，且師父本身也不太可能有什麼教學經驗，但在兩人開始一對一教學以前，雙方都必須先經過嚴密的心理訓練才能開始教學工作。開始之後，兩人每週需要花10~20小時碰面，只說族語。

心理訓練的重點，共有以下8項：

1. 老師要積極（主動找話聊）／學生要積極（主動問問題）
2. 不要說英語，連翻譯都不行（師父）／不要說英語，連你表達不出來時都不行（學徒）
3. 師徒雙方要善用手勢、情境、物品、

動作以幫助彼此了解各自想說什麼。

4. 學生聽不懂的時候就換句話說（師父）／多練習新單字、新句型及文法（學徒）
5. 把學生的話用你的話再說一遍以達到延伸學習（師父）／別怕犯錯，大膽說（學徒）
6. 要敢「玩」語言（師徒雙方都是。可以一起發明文字遊戲，或是編故事之類的。）
7. 了解勝過說話（師父盡可能測試學徒了解程度）／力求了解（在你了解一句話之後，距離會說也不遠了）
8. 師父對學生要有耐心／學徒對自己要有耐心

師徒制在全球各地實施，所及之處甚至比享譽盛名的語言巢還多。舉例來說，加州原住民族語言復振網（Indigenous California Language Survival website）的支持者表示：「逾70組師徒團隊成功結業，30組仍在教學中。」此外，澳洲語言多樣化資源網（The Resource Network for Linguistic Diversity）曾於2012年舉辦訓練會培訓36名、共31個族的族語薪傳師，指導澳洲國內所有的師徒團隊。美國華府的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之下的國家原住民族語言永續研究中心（National Breath of Life Institute for Indigenous Languages）也曾舉辦數次工作坊，各方團隊（族語學習者、教師、社運人士）與語言學家組成隊伍（語言學者，協助參加團隊進行研究），共同研討美洲的民族語言資源。◆